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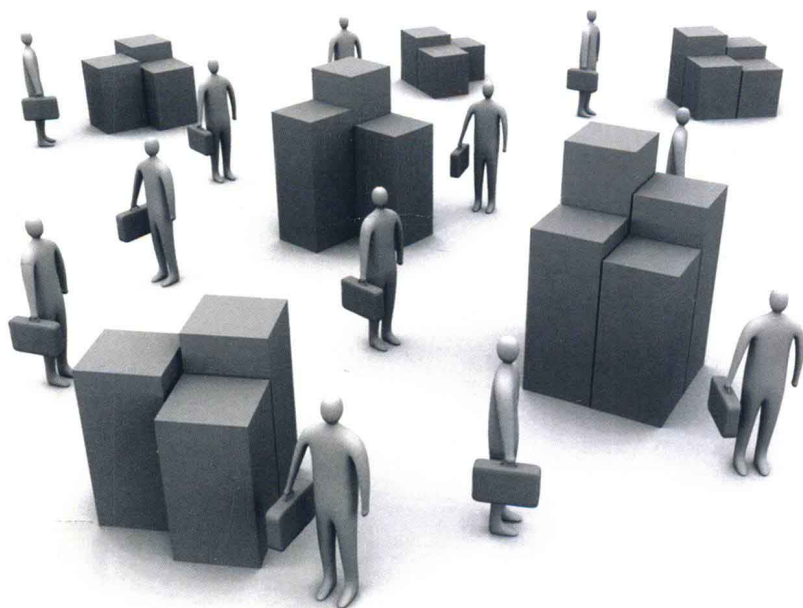
[美] 伊恩·布雷默 著
孙建中 译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零国集团时代

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新华出版社

[美] 伊恩·布雷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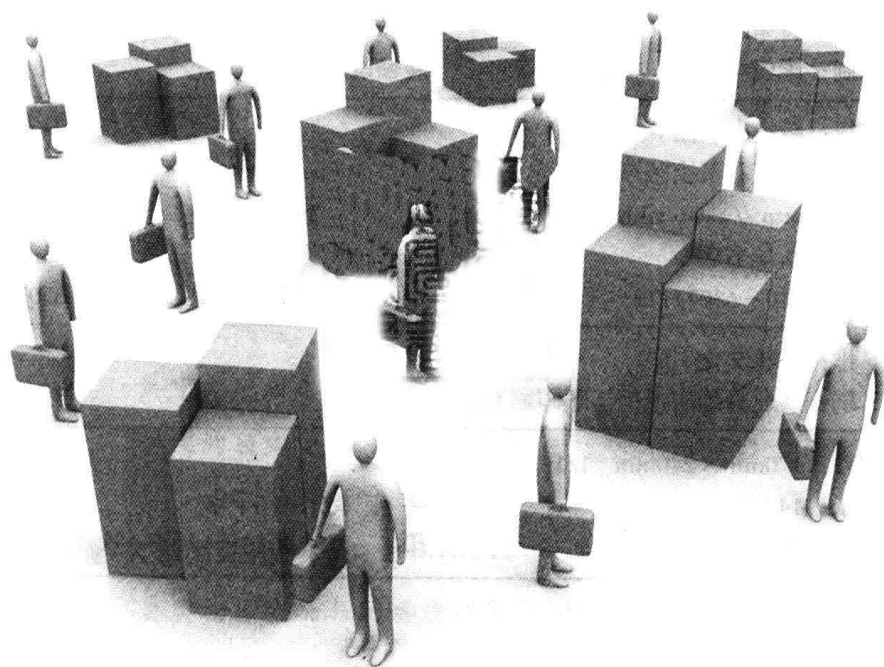
孙建中 译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零国集团时代

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 / (美) 布雷默；孙建中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2

书名原文：Every Nation for Itself

ISBN 978-7-5166-0249-2

I. ①零… II. ①布… ②孙…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72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4764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Copyright © Ian Bremmer,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Inc.

简体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

作者：[美]伊恩·布雷默

译者：孙建中

出版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编辑：黄绪国

责任校对：刘保利

责任印制：廖成华

装帧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排：图鸦文化

印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张：14

字数：16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一版

印次：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0249-2

定价：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零国集团”？	7
美国与领导成本	10
不要指望欧洲或者日本	16
不要指望新兴大国	22
人多不一定就势众	26
不分国界的问题	33
第二章 通往“零国集团”之路	38
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的美国	39
西方世界是如何治理的	43
石油武器	48
中国龙开始腾飞	54
冷战的胜利与世界的碎片化	55
核扩散问题	58
美中矛盾与摩擦	61
美国的自由下落	66
第三章 “零国集团”的影响	69
真实物理战场与网络虚拟战场	71
贸易与商业	79

国际统一标准问题	84
通信问题	87
充满敌意的环境	97
第四章 赢家和输家	114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117
“零国集团”世界上的赢家	120
公司与竞争优势	131
“零国集团”世界上的输家	140
赢家和输家	149
那么中国怎么样呢?	151
第五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59
大国协调——二十国集团实际上可以有效发挥作用	175
冷战2.0——或许比这种局面还要糟糕	181
区域化世界——众口难调，五花八门	185
X场景——“零国集团”之下现象	191
第六章 “零国集团”世界中的美国	198
赢家和输家的教训	201
对全球化进行再投资	207
致 谢	210
译后记	216

前 言

“零国集团”（G-0）指的是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担当起领导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角色。

2011年10月的一个美丽夜晚，我与保罗·马丁（Paul Martin）在美国加州的纳帕谷促膝谈心，相互交流看法。我们知道，保罗·马丁是二十国集团的创办人。二十国集团是一个由19个国家加上欧盟构成的组织，旨在为解决紧迫的国际挑战寻找出答案。我刚刚对他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意思是说二十国集团是一个不切实际而且无效运作的机构，它要解决的问题肯定会与它制造出来的问题一样多。

众所周知，马丁先生在1993—2002年间担任加拿大财长，然后在2003—2006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他认为，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将逐渐衰落，犹如日落西山。这些言论令加拿大的盟国感到十分不悦。不仅如此，马丁还认为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对主要新兴崛起国家持开放态度的大国俱乐部，容许它们加入到大国俱乐部中来。然而，无论是华盛顿的官员们，还是西欧和东京的

官员们，都非常礼貌地回避掉了马丁的建议，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些国家的官员们才被迫承认马丁的看法具有一定道理。因此，三年之后，二十国集团便成为现实国际政治的一个常在实体。

我与马丁之间的争论非常温和，是在一种和善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认为，正如我过去在正式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国集团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个实体组织，因为20个成员对于一个需要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组织而言实在是太多了一点，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又太少了，除非共同面临最极端的情况，否则二十国集团很难在重要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马丁反驳说，二十国集团毕竟为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确保全球经济的成功和应对世界面临的政治与安全挑战提供了机会。

接下来，我们之间的谈话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马丁先生向我解释说，他起初倡议建立二十国集团是基于全球治理的愿景之上，而不是基于对加拿大最有利的原则之上。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是七国集团的成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权地位，但是要知道，由于七国集团这个组织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潮流，国际影响力日渐萎缩，因此，继续拥有这种特权地位也就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了。他认为大国俱乐部对外开放、接纳新成员是一个不可阻挡也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他相信加拿大肯定愿意将自己在一艘开始下沉轮船上的一等舱位置与一艘更大更安全轮船上的一等舱位置进行交换。与此同时，他还希望通过引导大家共同建造这艘大船能够为加拿大赢得更多有价值的新朋友。显然，正如其他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的代表团都有自己的意图一样，加拿大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实际上也是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当晚夜深人静之时，我把我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又仔细地回味了一遍，我发现我脑海里突然呈现出一张巨大的扑克桌，桌边的每一

个玩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筹码，时刻注视着其他19位玩家的动向，以便伺机打出自己手中的牌。尽管二十国集团并不是一种世界秩序，但是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着想。假如七国集团无足轻重，而二十国集团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70年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头一次没有了全球领导者。在美国，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和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让人们担忧美国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大西洋彼岸，债务危机削弱了人们对欧洲及其制度和未来的信心。在日本，从灾难性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中恢复过来证明要比结束20多年政治和经济不景气容易得多。就在一代人之前，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是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巨人。它们与加拿大一起组成了七国集团，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联盟。今天，它们却发现自己深陷困境，犹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针对今天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那些看好“其他国家崛起”的人们告诉我们不用担心。由于老牌大国或守成国家都已经进入中晚年时期，新一代崛起的国家将会为其他所有国家经济的整体提升提供强大动力。2010年11月，坐落于英国伦敦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发布了一份引起人们广泛议论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全球贸易驱动的“新的‘超级周期’”（“new ‘super-cycle’”）之中。众所周知，新技术和美国的崛起提振了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美国的领导地位、欧洲的重建、廉价的石油、亚洲国家出口规模的扩大是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们也可以指望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其他新兴国家

这些活力日趋强大的市场为未来多年的世界经济引擎提供充足的燃料。该报告还告诉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尽管可以放心，其他国家肯定会为提振全球经济这项艰巨任务承担更大的份额，原因就在于我们西方国家的经济引擎出现了问题，嘎嘎作响，只能慢速前行，无力承担更多的义务。

但是，在一个诸多挑战——从全球经济稳定和气候变化治理到防止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以及确保粮食和饮水安全等——已经超越国家边界的世界上，国际合作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毫无疑问，合作只有在领导者指挥下才能有效开展活动。当然，领导者需要拥有相应的手段来协调处理多国对跨国问题的诉求，需要拥有相应的财富和权力来说服他国政府采取原本不愿意采取的行动，需要拥有自己出得起钱而其他国家出不起钱的能力，除此之外，它还必须提供其他国家都不愿付费购买的服务。领导者必须处理一件又一件事情，设置国际日程。这些都是美国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而且也无法承担的国际义务。与此同时，新崛起大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所关注的是处理好本国下一个关键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

从全球性国际机构的角度，我们也很难看到领导者的身影。在2008年11月金融危机高峰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老牌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旗帜下齐聚华盛顿，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尽管该论坛的出现有助于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但是与会国的集体危机感很快就消失了，合作也就此烟消云散，因此，二十国集团峰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在我看来，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因为这些机构并不能真实反映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平衡态势。

如果说西方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都担当不起领导世界的重任，或者说由这些国家构成的全球性机构也难以担当此任的话，那么到底谁能够承担起领导这个世界的责任呢？答案是谁都不能担当此任——曾经一度主导世界的七国集团不能胜任，现在的二十国集团因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也不能胜任。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零国集团”（G-0）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群龙无首、无人主导的世界上。

这里，我要重申一下，本书并非是一部关于西方衰落的著作。我们知道，美国和欧洲以前都曾经多次成功战胜过灾难并从逆境中恢复过来，我想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它们已经做好了再一次长期克服时艰的准备。当然，本书也不是一部关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著作，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国内问题的巨大考验。而且，我还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能够保持持续崛起的势头，它们的崛起可能要比大多数人期望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崛起需要证明它们自身是否具有与其相应的可持续力。确切说，本书所详细探讨的是处于动荡状态和过渡阶段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世界特别容易突发危机，而且常常出人意料，令人防不胜防。然而，由于大自然依然讨厌真空状态，因此，“零国集团”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过，未来10年，或许更长一点时间，无主世界将会破坏我们人类维护和平、扩大合作机会、阻止气候变化进一步恶化以及养活越来越多人口等方面的能力和努力。实际上，我们在世界各地——甚至在网络空间——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些不良后果了。

接下来，本书将对“零国集团”的世界加以界定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动乱进行预测。具体而言，第一章解释何为“零国集团”。第二章详述我们是如何走到“零国集团”的世界这一步

的，我将从美国力量的崛起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讲起，一直讲到过去几年发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动荡为止。第三章继续讨论“零国集团”对我们周边环境的影响，即它对政治、商业、信息、通信、安全、粮食、空气和水资源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后果。第四章探索一下国家、公司和国际机构在规避“零国集团”的世界风险、利用“零国集团”的机会方面的能力问题，并且将“零国集团”时代的赢家与输家加以区分。第五章将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对“零国集团”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秩序进行预测。第六章作为最后一章将为美国如何塑造——并帮助领导——这样一个新世界提供一些思路或看法。

总之，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过渡、危机四伏和剧烈动荡的阶段。对于那些在这个动荡时刻领导着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人们而言，“零国集团”的世界对他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要使得他们所领导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必须拥有巨大的权力或者雄厚的财力，它还要求这些人必须拥有非常灵活敏捷的思维、快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以及高超的危机管理技巧——尤其在管理那些毫无征兆的突发危机上更是需要这种技巧。

第一章 什么是“零国集团”？

宁可独处也不交狐朋狗友。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2009年12月17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Queen Margrethe）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为万众期待的世界气候变化峰会举行庆祝晚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贵宾们在品尝精致的咸味鳕鱼浓汤、扇贝等山珍海味以及甜点的同时，还欣赏着由皇家禁卫军乐队演奏的美妙音乐。如果女王的“禁卫军”尚不足以突出气候变化主题的话，那么晚宴上还有其他更加突出这一主题的节目，其中包括播放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所唱的“那是一个下雨天”（*Here's That Rainy Day*）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所唱的“太阳出来了”（*Here Comes the Sun*）这两首歌曲的录音。玛格丽特女王尽量使自己不拘泥于外交礼仪之中，因为那样的话她就必须在晚宴上与担任公职时间最长的贵宾并肩而坐，而这个贵宾就是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我们知道，穆加贝这个人在折磨其政治对手、挑起国内种族暴力和掏空国家财富方面要比其在晚宴上富有魅力的谈话或者对阻止全球变暖作出的承

诺更加闻名一些。对于晚宴上的这种安排，一位丹麦礼宾官员是这样向一位记者作出解释的：“我们知道有些人不想与某些人坐在一起。鉴于此，我们也就把正式宴会当作家宴来安排了。大家可以随便坐，我们这一次不论资排辈了。”

玛格丽特女王在外交礼节上的巧妙回避是此次世界气候峰会的首次成功表现，后来证明也是唯一的成功表现。

关于第二天的闭门谈判问题，我想我们获悉的大部分情况都是来自一个“纯属意外”的秘密录音，即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所录制的2份1.2千兆字节的声音文件。12月18日，二十几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贝拉会议中心的阿恩·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会议厅，讨论如何消除各国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分歧问题。其他一百多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则在会议厅外静候着，希望会议厅内的主要国家领导人们能够达成共识。

美国总统此时也发现他不是在与中国政府首脑温家宝谈判而是在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谈判，此人不仅英文极好，而且喜欢利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宣传中国的价值观。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都敦促中国和印度遵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约束力目标的那些义务。然而，中国和印度均宣布它们不能支持包含有规定具体数字目标的文件，即使是包含有针对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具体数字目标文件也不能接受。挪威总理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要求印度官员澄清为什么他们要放弃他们自己几小时之前才提出来的计划。萨科齐总统指责中国人“虚伪”。何亚非副部长则向出席会议的人们阐释了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环境破坏后果。不少非政府组织指责西方国家官员阻止协议的达成。一些记者还攻击奥巴马总统出卖了欧洲，便宜了中国，并为中国人摆脱了困境。这里还有一

个不容忽视的事情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称奥巴马总统为魔鬼（devil）。尽管这次会议被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赞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但会议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各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分歧依旧，它们不仅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大相径庭，而且对会议历史地位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世界气候峰会好在没有出现中途夭折的结局。但是，印度人的优柔寡断、欧洲人的顽固不化以及奥巴马总统在会下拥有的主导地位都是导致会议毫无进展、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我看来，会议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主要老牌国家和新兴国家在达成最终协议上缺乏足够的共同基础，这种基础要求各方在利益上都必须作出相应的牺牲；二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将最终解决方案强加于各国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可以完美地阐释“零国集团”现象及产生这种现象的源头。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崛起大国宣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西方国家过去150年的工业化进程才导致了让今天的科学家都感到恐慌的环境破坏结果。它们主张，美国人和欧洲人没有权利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来为富国清理和收拾烂摊子，为富国埋单。应当承认，它们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对此，老牌国家则反唇相讥，断定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必将成为人类环境破坏的主体。它们还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的话，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即使是美国和欧洲将其碳排放量降到零的水平上也无济于事。我认为老牌国家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正如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其他政治和经济问题一样，在我看来，现在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国际社会需要老牌国家和新兴国家达

成共识，同舟共济，共同分享利益与负担、收益与风险，因为无所作为或者不作为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起来。

这就是“零国集团”挑战。为防止发生冲突，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调节好我们的能源需求，推行目光远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消除影响人类公共健康的跨国威胁，应对诸多其他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各国领导人必须具有勇挑重担和相互妥协的决心和能力。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现在都拥有足以阻止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强大实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独自改变现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原因就在于，在我们乘坐的这辆公交车上，没有驾驶汽车的司机。

美国与领导成本

几乎可以肯定，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美国并非第一个使用全球力量来维护国际和平和维持商贸流通的国家。英格兰，即后来的大英帝国，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1815年最终打败拿破仑之后，英国便登上了世界霸主地位，并将这种地位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贯穿这一阶段，大英帝国一直扮演着全球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也就是惠及几乎每一个国家但每一个国家又都不愿付费购买的服务——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例如，大英帝国通过奉行致力于维持欧洲列强间的均势这一政策来帮助欧洲维护和平；通过使用其举世无双的海军力量保护国际海上航线这种方式来逐步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通过利用自身强大的国力为维持资本的自由流通和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的稳定。其结果是，英国的英镑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

位开始遭到削弱，而欧洲大国协调机制崩溃后便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要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且永远地剥夺了大英帝国继续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能力。美国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损失比其敌国和盟国都要小得多，而且还萌生了准备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意愿，重要的是，它已经拥有了实现这种意愿的力量和能力。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看上去注定要延续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债务负担在不断增大。在我看来，美国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不仅仅是乔治·W. 布什时期扩大反恐战争规模、开辟多条反恐战线的产物，也不单单是奥巴马政府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采取扩张性反应措施的结果。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还有债务危机问题——是一个逐步积累而成的突发事件，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危机在历届总统执政过程中和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斗争中逐步地酝酿着和持续地发展着，但是，它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是一位学者，他就该问题撰写了一份非常生动有趣的研究报告，详细地描述了美国立法者们在2008年秋金融市场开始崩溃前47年里的5年间平衡联邦预算的细节和过程。我们知道，社保（Social Security）（美国的养老计划）、医保（Medicare）（老年人医疗保险）、医补（穷人医疗保险）等福利计划的规模一直处于不断膨胀的状态，现在已经占据了美国联邦预算总额的40%左右。

这一问题还在不断加剧之中，因为1946—1964年间出生的婴儿潮（baby boomers）人数有7700万人之多，他们从2011年起开始有资

格领取自己的养老金和享受健康福利待遇。一旦拥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和享受健康福利的婴儿潮高峰到来，美国总的社会福利成本将达到近乎2010年美国GDP总量4倍的水平。毫无疑问，随着养老金和医保成本的提高，美国政府的赤字也会水涨船高。我想，要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华盛顿花在支付债务利息和偿还债务本金上的预算数额就会超过其花在国防事务上的预算数额。

为了融资偿还债务，美国现在平均每天要向别国借贷40亿美元，其中几乎一半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政府不会持续为美国的消费提供资金贷款，因为中国高官对中国向美国国债进行长期投资是否是一个稳妥合理的投资选择方式已经公开表示了怀疑，并且警告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巨大需求将迫使北京把更多的钱花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这一切都加重了美国人的担心。此外，温家宝总理2009年还承认说：“我们的确向美国提供了大笔贷款。因此，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性如何。老实说，我的确有点担心。”最近美国发生的债务上限危机（debt ceiling crisis）只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忧虑。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是摩根士坦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的主席，他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他们（将）停止购买美元资产，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满……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为了帮助华盛顿偿付其不断增大的债务，美国人必须缴纳更多的税款，但是，增税本身并不能实现政府收支的再平衡。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必须在福利和国防方面削减开支，这样才能使政府收支达到再平衡的状态。对于数千万工人而言，退休年龄必须延长，医保福利必须减少；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设计者们而言，他们将面临有些事情华盛顿可以做、有些事情华盛顿不能做的艰难选择。在我看来，如果美国人不作出这些牺牲的话，那么美国就会遭